



·滋味生活·

腌糖蒜

□郎新华

春天的菜市场,多的是鲜嫩和脆爽,根白叶翠的春韭、紫红香浓的香椿芽、碧绿的荠菜、玉竹般的莴笋,还有带着泥土芳香的新蒜。漫步其中,生活的气息,春天的气息交织在一起,满满的烟火味道,让人幸福感倍增。

热爱厨艺的我,每次去逛菜市场,尤其是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,我更乐而忘返,不到拎不动,决不罢休。蒜是天然杀菌剂,有天然抗生素之称。我和先生都爱吃蒜,蒸面条、卤煮少了大蒜,好像失去了灵魂。老蒜辛辣,够味儿,新蒜口感脆嫩偏甜。儿子和女儿都不吃生蒜,嫌辣,唯独喜欢吃糖蒜。4月份,紫皮蒜大量上市,正是腌糖蒜的好时节,错过不再有啊!我毫不犹豫买了3斤新蒜,足够腌一罐了。

袋子里的新蒜还带着湿润的泥土,食材的处理只有趁新鲜劲儿,才能最大限度地保留脆嫩。开始行动吧!女儿很有兴致地和我一起剥掉新蒜的外皮,切掉根部,处理过的蒜头白白嫩嫩,女儿直呼“蒜头好可爱呀!”把处理好的新蒜用淡盐水浸泡3个小时,捞出晾干;再用生抽、糖、醋、花椒、八角、盐熬成料汁,晾凉;把蒜头码入无水无油的玻璃罐,倒入料汁,密封好,放入冰箱冷藏15天左右就可以品尝美味了。清晨,煮上一锅小米粥,烙个葱花油馍,嗑几瓣糖蒜,滋味十足,油馍的软香搭配糖蒜的酸甜脆爽,真是唇齿留香。中午,清淡的汤面条,配上糖蒜,下饭又养胃。糖蒜搭配火锅,解腻助消化。

人间有味是清欢,五谷杂粮的甜淡,当季蔬果的新鲜,才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滋味。生活有时有令,岁月不急不缓,在这个春天,腌上一罐糖蒜,把春天的气息封存,慰藉四季的流转。



·往日情怀·

童年的东坡岭

□帅行明

我的家乡在信阳市新县与光山县交界处。家门前一条墨绿如黛的山像一条巨龙自东向西盘桓数公里,山系龙脊南北横卧的山岭名东坡岭,传说因苏轼自净居寺动身前往黄州时路过此岭而得名。岭上山桃妖妖,杜鹃灼灼;岭下茂林修竹,泉水淙淙,是我童年的乐园。

每日晨曦初露,我和炳子等十多个牧童赶着自家的牛朝山上走去。女孩子毛毛、翠翠、灵芝因为胆小,自然走在队伍中间。我们是东坡岭上的第一

支队伍,几乎每天与太阳同时“升起”在东坡岭上。慢慢地,赶早的人多了起来,步履匆匆,肩上的担子“吱呀”作响。每次我和炳子把牛群驱到草甸后,匆匆返回东坡岭的石宫处,与其他队员集合做游戏。这个石宫是东坡岭上的几块巨石,其中一块石头上面平坦,有六米见方。下面左右各有几个石块支撑,形状类似宫门。宫门内能容纳十多人,自然是人们避雨与孩子们游戏的场所。游戏常常由尖脸的炳子扮演悟空,他头戴草编制的紧箍儿,手拿驱牛的木棍儿,立在石头上,手搭凉棚左右观看。石头下的我们手举蒲叶或桐叶,做妖怪状从石宫中四散而出。只听一声断喝:“妖怪们,哪里逃?齐天大圣在此!”四散的追逐嬉戏中,牧童的笑声漫过整个山岭。

最触动我心灵的还是本家五爹的诗词讲解。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师范生,国学底子深厚,在东坡岭下帅洼村

小教四年级语文。当时的课本内容简单,他便常给我们讲李白、杜甫、苏轼的诗词。最有意义的是他常带着班里同学到石宫讲课,他坐在“马扎”上,我们面对他席地而坐。在侃侃而谈中,他时而站立挥舞,时而右手撩鬓,并常常摇头晃脑怡然自得。正是他精彩的讲解,让我第一次知道“风流人物”不是坏人;第一次从他的语言动作中欣赏到了“惊涛拍岸,卷起千堆雪”的壮阔画面;第一次聆听到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”的美好诗句;第一次对苏轼“竹杖芒鞋轻胜马”的豪放豁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

五爹在我们幼小的心灵深处打开了一扇观察“诗和远方”的窗户,东坡岭不仅是交通要道,还是我童年文化基因传承的要道。

时光荏苒,当年一群懵懂的少年如今长大成人,但关于东坡岭的记忆永远珍藏在我灵魂最深处。

·亲情无限·

姥姥走了

□韩月琴

清明节前一天,吃早饭时,翻看微信消息,看到姨妈在家族群里说,姥姥已经没有脉搏,手脚冰凉,怕是等不到下午了。我的心顿时沉了下去,像是坠入了冰窖。

姥姥九十多岁高龄,卧床多时,近段时间身体每况愈下,不能自由活动和进食,每日由儿女及孙辈轮流照顾。前些日子,我去看望了姥姥。那天,她精神尚好,我走到床前,姨妈指着我说,问我我是谁,我以为她认不出我了,没想到姥姥没有丝毫迟疑,脱口叫出了我的名字。是呀,亲爱的姥姥,她怎么会不认得我呢?小时候,我最爱住在姥姥家。姥姥每天为我梳辫子、洗衣服,做好吃的饭菜,带着我去地里干活儿,去邻居小伙伴家拉我回来吃饭……虽然隔着几十年光阴,但是,那再熟悉不过的场景以及姥姥的音容笑貌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那些时光像璀璨的金子,闪亮了我美丽的童年。

大儿子出生时,姥姥亲手为他缝制了两套棉衣,雪白的棉花、崭新的布料、细密的针脚、精致

的盘扣……一针一线,缝进了她老人家绵绵不尽的爱意啊!

姥姥一生养育了六个儿女,我们这一群表兄弟姐妹又相继长大,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,几十口人热热闹闹地相聚在姥姥家的大院子里,欢声笑语此起彼伏。姥姥坐在门口的椅子上,不用说,甜蜜的笑容一定从心底蔓延到眉梢。

站在姥姥床前,看着她枯瘦的脸庞和双手,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这张枯瘦的脸,曾经是多么圆润和光滑呀,那明媚的笑容给了儿女以及孙辈多少慈爱!这双枯瘦的手,曾经也是那么灵巧和水润,倾其一生的光阴,她为家人洗过多少衣服、做过多少可口的饭菜啊!如今,躺在床上的姥姥,眼神已经不再清澈,笑容不再明显。我的姥姥,她真的走到了人生的暮年,我们纵有千万个不愿意,也必须接受这个事实。人这一生,有谁能够躲得过呢?

一个小时候,姨妈又发了消息。我亲爱的姥姥,到底还是没有挺过去,撒手人寰了……姥姥的葬礼安排在清明节的第二天,面对姥姥的遗像,我深深地跪了下去,没有号啕大



哭,只有悲伤的泪水无声地长流。从此以后,在这个世界上,我又少了一位挚爱的亲人。姥姥的暮年里无病无痛,自然老去,愿她在另一个世界里也能事事如意。

这些日子,我的眼前无数次浮现出姥姥温婉的笑容,脑海中无数次回忆起童年时姥姥的老屋,以及屋后园子里那茂盛葱茏的景象。遗憾的是,时光不能倒流,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,再也回不到姥姥健在的日子。

一个朋友安慰我说,生命是流淌不尽的,我们的血液里,她以另一种形式永生。我相信这是真的。

·家庭纪事·

母亲的莴笋

□九歌

莴笋又名莴苣、青笋、青莴、笋菜等,在我的家乡称为“笋”。春暮夏初,莴笋的身姿如玉似簪,亭亭于菜园之中,头顶的碧叶呈花开之状,无论是骄阳下的静立,还是风雨中的翻动,目之所及都是鲜嫩可爱的。

小时候,立春时母亲便撒些种子到土里,几场春雨过后,笋芽攒动,一片翠碧。它们在温暖的春光中长得极快,不几日可薅来洗净当作下锅的青菜,鲜嫩可堪早韭,一派天然的春之味。

春分时,母亲选了强壮的莴笋幼苗,一棵棵移栽到菜园里,排兵布阵,成垄成畦,高处俯瞰,新栽的莴笋像土壤里绣出的朵朵绿花。莴笋栽下后给水即活,生命力十分旺盛。

莴笋喜水,母亲隔天便浇灌一次,长势喜人。当小绿花变成大绿花

时,母亲便把下面叶子掰掉,让其挺拔往上而生。掰下的叶子或剁碎了喂鸡鸭,或掺糠糲做猪的美食。叶子实在太多,母亲就穿起挂在绳上晒成干菜,每到那时晾衣绳就像穿上了绿裙子,好看极了。莴笋隔两天需掰一次叶,否则难有如玉似簪的身姿。母亲从中得到启示,常教育我和弟弟,做人要像莴笋一样挺直腰背。待莴笋长至露出地面尺把长时,已近成熟。莴笋太嫩了食之欠味,太老了食之塞牙,四月正当食。

莴笋含多种微量元素,营养丰富,老少皆宜,古有“春令莴笋似黄金”之说,可凉拌、炒食、腌制、煮汤等。

母亲擅用莴笋做菜,有三绝。其一是凉拌笋丝,母亲把莴苣切成细丝,仅用细盐和香油拌之,上桌便清香扑鼻,入口唇齿感脆即化,百吃不厌。后来读李白的“燕草如碧丝”,眼前浮现的便是母亲的凉拌笋丝;其

二是莴笋肉片,炒食前,母亲先将莴笋切片在盐水中浸泡,不仅可保其色泽鲜艳,还能祛除苦味,口感也更脆嫩,配米饭我能吃两大碗,弟弟也爱吃,幼时他还编了顺口溜,“莴笋肉,吃不够,再来一碗,还是不够”;其三是排骨笋段,用地火来烧,笋里掺入肉骨香,骨汤中又有笋的清香,吃起来是另一种风味。

每到莴笋上市的季节,母亲都要轮番给我做这三道菜。前几天,母亲更是别出心裁,将莴笋叶切碎了烙成馅饼,配小米粥简直绝了。我便随之把其命为“第四绝”,母亲十分开心。我希望一辈子都能吃到母亲做的菜,永远都能在母亲的爱抚下享受幸福。我知道母亲一天天老去,所以在吃母亲做的菜时,我还加了感激的心情提味。我不能回报母亲什么,只能做她的小莴笋,依偎在她的身旁,像她期望的那样在人间挺直腰杆地活……